

俄羅斯政經現況與發展趨向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自去(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聯流產政變至今已屆滿一年。這一年之中，在蘇聯境內發生劃時代的劇變。蘇聯共產黨及俄羅斯共產黨遭到解散，各加盟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當年十二月八日，蘇聯境內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首腦，白俄羅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梭希克維契，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楚克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市簽定一個「關於成立獨立國家國協」(簡稱「獨協」)，以取代蘇聯。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總統宣布辭職。從此，蘇聯正式解體，俄羅斯恢復了獨立。在國際上俄羅斯成爲前蘇聯的正式繼承者，履行前蘇聯的一切國際義務並享受有關權利。俄羅斯聯邦外求恢復和重建俄羅斯的大國地位和爭取外援；內求經濟市場化，以擺脫當前經濟危機。

今年一月二日起，俄羅斯實施蓋達爾^①的經濟綱領。該綱領包涵三個主要經濟政策：(一)通過私有化和物價體系自由化及外貿，以創造市場機制和條件；(二)爲因激進改革而受害的社群，建立社會保障網；(三)對能源與原料出口要求許可狀，以加強俄羅斯經濟主權。蓋氏認爲「傳統的」改革順序(先作宏觀的經濟穩定化，再進行私有化，最後實行價格自由化)不適合俄羅斯的經濟情況。他主張，先實行物價自由化，對企業加緊預算限制，降低國家補貼。他的理論是，在政治民主和政治不穩定的情況下，物價管制比自由價格更容易導致通貨膨脹，因爲如果物價能夠自由浮動，則工人不能迫使政府增加工資，以物價導引經理則比較切合實際。

結果，這種所謂的「震撼治療」未收預期效果，即使大力支持蓋達爾改革的俄羅斯總統葉爾欽也不得不承認，激進的經濟改革的結果適得其反。^②在經濟改革的效果不彰的情勢下，俄羅斯不僅經濟情況日益惡化，而且政治局勢也不斷在複雜化之中。

俄羅斯正處在政治與經濟同時轉型的時期中，這兩個領域又相互緊密連鎖，一個領域的成敗與另一個領域的成敗息息相關。目前，這兩個領域皆處於混沌之中。爲了解俄羅斯發展的趨向，有必要概述其當前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現勢。

注① 蓋達爾(Egor Gaidar)，一九五六年出生，一九八八年取得經濟科學博士，曾任共產黨人雜誌政治經濟編輯；真理報經濟政策編輯；蘇聯經濟管理學院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一九九一年任俄羅斯副總理及經濟與財政部長；一九九二年葉爾欽辭去兼總理職務，蓋達爾代理其職務。
注② Joho Rette, "The Russian Drama Continues", *The China News*, Aug. 20, 1992, p. 7.

政治勢力的多元化與整合

今年初，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及其政府開始進行激進的經濟改革，旨在穩住經濟惡化的趨勢，降低政府赤字，利用市場機制使物價平穩並使商品供應充裕。結果，俄羅斯在生產方面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下降，人民生活陷入普遍的貧困。於是，經濟改革政策又成爲各個政治勢力相互爭議的主題。

六月二十一日，幾個較大的政黨和社會政治集團組成了一個「公民聯盟」(Grazhdanskiy Soyuz) (也有譯爲「民政聯盟」者)，主要加盟者包括「自由俄羅斯人民黨」、「全俄革新聯盟」、「俄羅斯民主黨」，最高蘇維埃內「新生代——新政策派」以及「全俄青年聯盟」。^③這幾股政治集團的背景值得注意，尤其前兩者。自由俄羅斯人民黨原稱「俄羅斯共產黨人民民主黨」，其領導人爲現任俄羅斯副總統魯茨科衣(A. Rutskoi)，去年八月二日成立。當時只有七千多名黨員，八月流產政變後，很多共產黨員加入該黨，十月時已達十萬名黨員，現在更多。該黨自稱是蘇共的合法繼承者；其黨員之中有一百多人爲人民代表。^④全俄革新聯盟於今年五月三十日成立，其領導人是伏爾斯基(Arkadi Volzky)，曾爲蘇共管理工業的高幹。這個聯盟主要成員是俄羅斯國營企業的經理們，他們不僅聯合昔日共黨所主控的職工會，而且聯合了私營商人，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

公民聯盟自稱爲「建設性的反對集團」，其改革取向係中間偏右，略帶保守色彩，非常不贊成葉爾欽的改革政策。他們已制定了自己的「經濟改革綱領」；同時，該聯盟已向葉爾欽提出最後通牒：如果蓋達爾不按照公民聯盟的綱領修正其改革綱領，該聯盟將迫使現存政府下台，以自己的代表組成內閣。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力量正在相互結合的過程中，成爲另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今年六月十一、十二日，全俄羅斯各地的民族主義者，在莫斯科成立一個新政黨，稱「俄羅斯國民大會」(簡稱SOBOR)。在全俄五千多個政黨中，這是一個較大的、有全俄組織網的政黨，包容各種民族色彩的政治組織，如哥薩克、正統復興集團、斯拉夫派、君主主義者、共產黨人等。黨領袖是斯契爾列戈夫(Alexander Sterligov)，現年四十九歲，曾爲國安會(KGB)官員，去年八月因協助俄羅斯政府抗拒政變；事後獲晉級，以將官身分退休。「俄羅斯國民大會」黨不但反對葉爾欽政府，而且敵視魯茨科衣

註③ 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頁二。

註④ Moscow News, No. 4, 1992, p. 2.

及其政黨，其所提出的「SOBOR 綱領」，主張恢復國家投資、減少工資稅、增加富有者資產稅等；俟經濟危機克服後再實施市場改革。^⑤

同時，已解體的蘇共及俄共的個別共產黨員，正在重新組合。目前，俄羅斯出現的各種共產主義政黨已有幾十個，較大者如「民主改革運動」、「自由俄羅斯人民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共產主義者聯盟」、「全聯盟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俄羅斯共產主義者新黨」等。旨在團結共產黨人的活動也不斷出現，例如，今年四月下旬，「共產主義者聯盟」舉行第一屆大會，通過「經濟黨綱領」，並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國際聯盟」，準備團結一切左派勢力，並與「左傾及愛國反對勢力」結合，致力組織聯合政府。^⑥

據俄羅斯民意測驗，值此民族愛國主義與民族社會主義思潮上升之際，百分之四十四的受訪者認為，主張「民族愛國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綱領的人很可能執政；百分之四十六的人認為可能性不大；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認為不可能。幾乎一半的政治與管理精英認為，民族愛國主義和民族社會主義勢力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⑦另外，俄羅斯對蘇共的仇視心理已逐漸緩和，對「蘇聯」油然而生懷念。據七月下旬的民意測驗，莫斯科居民中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對蘇聯的解體感到惋惜，對蘇聯產生思念之情。這一百分比在升高中。^⑧

「俄羅斯民主力量聯合」(The Coalition of Democratic Forces of Russia)是支持葉爾欽的唯一集團。該聯合於今年六月二日正式成立。這是以「國會改革聯合」、「民主俄羅斯」和「激進民主黨」中的國會代表為基礎，與其他民主黨派的代表所組成的，擁有二四一名人民代表(全俄共有一〇六九名代表)。^⑨早在四月五日，葉爾欽呼籲民主力量聯合起來以支持他的改革政策。事實上，在今年四月舉行的第六屆人代會中，葉爾欽依賴這股力量才能穩住自己的陣腳。

概括言之，在俄羅斯數以千計的政黨中，已隱隱出現三股主流：(一)右傾的「俄羅斯民主力量聯合」，(二)左傾的「民族愛國主義」與「民族社會主義」結合傾向；(三)中間主義的「公民聯盟」。這三股勢力將是俄羅斯權力競技場中較勁的主角。

註⑤ John Helmer, "From Nationalists, A New Challenge", *The Moscow Times*, June 12, 1992, p. 3.

註⑥ 真理報 (*Pravda*)，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頁11。

註⑦ 「社會學調查：VP 社會意見研究服務」，新時代 (*Novoe Vremya*)，期十八 (一九九二)，頁四八。

註⑧ 倍塔涅列 (*Nizhar Betaneli*)，議會主義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莫斯科人傾向「第四政權」」，消息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頁三。

註⑨ 消息報，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頁一。

經濟危機與深化改革

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委員會的資料，今年上半年的經濟情況繼續惡化。居民生活嚴重困難。就工業生產言，較之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三·五。在所有的基礎工業部門，如冶金工業、化學工業、機器製造等，其生產量皆顯著下降。這方面的降產雖不會對人民生活水平發生立即影響，但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速度影響很大。至於石油與天然瓦斯減產百分之十三，已引起當局憂慮。^⑩

能源的減產也影響對外經濟指標。與去年同期比較，今年上半年出口總值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總值為一五四億美元）；在俄國出口中，能源仍占百分之四十八。在進口方面，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總值為一四九億美元）。^⑪

虧本企業的數目繼續上升，在六月初，共和國的企業中，百分之十四·六虧本。在虧本的企業中，幾乎一半是出版業，約五分之二是生活服務及住宅和公共事業，五分之一為運輸企業。企業的財政困境因日益惡化的工資紀律而加劇。同時，這個問題也由於缺乏現金而變得更加嚴重。由於這個原因，在居民工資、養老金及津貼的支付上，上半年已積欠二千二百六十億盧布。今年上半年俄國人民的總收入，等於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一年的總和，但是很多社群處於生活需求最低限度的邊緣。今年六月，這個邊緣相當於當時的二·一五〇盧布；俄羅斯將近有一半人民的收入低於這個水平；約有七百萬人或百分之四·五的人民，其平均收入低於九〇〇盧布。俄羅斯工人與服務行業人員，上半年的平均工資是二·八八〇盧布，是去年同期時的七·八倍。以六月份計算，國民經濟中工人的工資是四·四〇〇盧布，是今年年初的四倍，而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却是年初的十倍。此外，私人企業或合資企業工人的工資是國營企業的一·五至一·八倍。^⑫

人民生活水平不是僅由收入的增長來決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物價政策。今年元月開始，俄羅斯實施物價自由化政策。當月，物價暴漲，零售價格上漲百分之三〇〇至三五〇；二月上漲百分之一二四；三月上漲百分之一二一；四月上漲百分之一一五；五月上漲百分之一一；六月上漲百分之一一三。但是，物價上漲並沒有導致預期的食物增產。因此，今年上半年較之去年同期，食品減產百分之二十三；肉類、食米、糖果點心減產百分之二十七至三十五。非食物商品的情形也同樣的

註⑩ 日格爾 (Ivan Zhagel) · 「俄羅斯上半年經濟情況」，消息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頁二。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同註⑩。

糟。^⑬

農業情況也「極端緊張」。八月五日，副總統魯茨科衣舉行一次關於「組織和維護收成的會議」；會中他說，到目前為止，一九九二年總生產目標中，穀物的收購只有百分之三·一，馬鈴薯的收購只有百分之二完成登記。家畜總頭數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⑭

概括言之，俄羅斯實施「震撼治療」式的經濟改革。結果，只有震撼，沒有治療。據俄羅斯勞動與就業部副部長估計，到今年年底，俄羅斯失業人數將超過四百萬。最近，俄羅斯各行各業內的五六三名經濟學家接受意見調查。結果，大部分人對經濟前景持悲觀看法。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俄羅斯經濟在一九九四年之前不會有起色。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一認為今年經濟可以穩定；百分之十五認為明年會穩定。百分之五十三的受訪經濟學家認為，俄國政府使盧布成爲可兌換貨幣的計畫行不通；百分之六十一則預測，不久一美金將等於二〇〇～二五〇盧布。^⑮

今年六月底，俄羅斯內閣通過了第二階段經濟改革綱領（草案）。^⑯七月初，這個改革綱領正式獲通過。按照該綱領，俄羅斯將在今年後半年至一九九六年之間，分三個階段進行深化經濟改革。第一個階段從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主要目標在危機的情況中求發展。第二階段約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間，主要目標在復興國民經濟；第三階段的主要任務則在經濟的成長和提升。在整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改革過程中，這個綱領列出六個相互關聯的基本方向：^⑰

- 解除經濟管制，取銷物價和經濟關係的行政限制，發展貿易以取代以往官僚分配體制；
- 穩定金融與貨幣制度，同時確保盧布的強化，使其成爲俄羅斯領土上共同的等價物和唯一合法的支付媒介，以形成激勵事業積極性的基本先決條件；
- 進行私有化，發展企業活動，爲有效市場經濟和經濟成長創造制度化的先決條件；
- 實行積極的社會政策，其目的在使勞力人民適應新的條件，維護在過渡期間中承受負面現象最深的階層；以提高公民事業積極性和私人自願儲蓄的作用，並以此爲基礎，創造經濟成長的先決條件；
- 改造經濟的結構，進行經濟的非軍事化，使其適應消費需求，提升俄羅斯產品的競爭能力，擴大其在世界上的銷售市

註⑬ 同註⑩。

註⑭ 消息報，一九九二年八月六日，頁一。

註⑮ RFE / RL Research Report, Vol. 1 No. 33 (1992), p. 42.

註⑯ 深化經濟改革綱領（草案）（Programma Uglubleniya Ekonomicheskikh Reform）（Moscow: June 1992）（單行本）。

註⑰ 「深化經濟改革綱領」（簡要本），俄羅斯公報（Rossiiskie Vesti）附刊，頁三二六。

場，使俄羅斯經濟與世界經濟整合；

——創造競爭性的市場環境：只有達到足夠的强有力的競爭，才有可能真正地提升效率與品質；擴大產品的多樣化，降低其成本和價格。

八月十九日，葉爾欽在電視演說中表示，俄羅斯即將大力推行私有化。事實上，這是俄羅斯深化經濟改革的核心。他說，俄國人的理想不是在貧困中求平等，而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他宣布從十月一日起，俄國政府將發給每一個公民價值一萬盧布的私有化支票，持有者可用以購買原國有企業的股票。¹⁸

基本上，俄羅斯今天的一切改革都是以去年十二月，葉爾欽所批准的十一道經濟改革命令為基礎。到目前為止，已有愈來愈多的反對者。各個較大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固然皆已提出自己的「經濟綱領」，而副總統魯茨科衣與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哈斯拉托夫皆不苟同這個深化改革綱領。¹⁹

現存問題和可能發展

蘇聯政變一年之後，俄羅斯社會上很多方面與一年前很相似，例如，俄羅斯目前的政治情況同去年政變前的蘇聯相似；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像一年前的謝瓦納澤，提出警告，有另一次政變的可能；很多強硬路線分子重新進入俄羅斯國家部門和安全機構；保守分子猛力攻擊大眾媒體，並要求恢復新聞檢查；葉爾欽正像一九九〇年的戈巴契夫一樣逐漸失去他的權力和威望，舊時「高官名錄」(nomenklatura)的人物有逐漸取代改革派人物的趨向。最令葉爾欽擔心的是，對軍隊的控制，例如，第十四軍團今夏擅自介入摩爾多瓦的內戰。

最大的問題還是經濟問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降低，益增人民的不滿之情。據八月五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說，就八月初的評估，過去五個月內，俄羅斯居民的收入增加了一·四倍；物價上漲了三·八倍，而食品價格則上漲了八倍；人民的收入大部分用於果腹。這一水平已達於較高的緊張點，如不能在短期內予以紓解，則對政局的穩定性絕對不利。

俄羅斯社會對經濟改革本身已達成共識，但是如何改革才會有效則意見紛紜。總的說來，可分為兩大派，即斯拉夫派(Slavyanily)及西歐派(Zapadniky)。②事實上，這又回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情況，俄羅斯知識分子關於「斯拉夫派」與「

註⑱

葉爾欽，「我們選擇了改革道路，而不是動盪不安」，俄羅斯公報(Rossiiskie vesti)，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頁一。

註⑲

例如，「魯斯藍·哈斯拉托夫提出經濟綱領」，消息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頁一；「公民聯盟提出所謂的經濟綱領」，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一九九二年八月五日，頁一；「來自民族主義的一個新挑戰」，莫斯科時報(Moscow Times)，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二日，頁三。

註⑳

蘇聯百科詞典(北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八六)，見「西歐派」及「斯拉夫派」條文。

西歐派」之爭。斯拉夫派認為，俄羅斯向市場經濟過渡應有自己獨特的模式，不應完全模仿西方。西歐派則認為，俄羅斯在經濟發展上應沿著西方各國共同所經驗的途徑，向市場過渡。但是，據最近的一次意見調查，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屬於斯拉夫派，只有百分之三十一贊成西歐派。²¹然而，問題的癥結是，現任代理總理，也是現行經濟改革政策的推行者係西歐派，而在野各政治團體以及副總統等則傾向斯拉夫派。另一方面，在經濟改革幅度和速度上也存在著歧見。蓋達爾這批人堅持依目前這種方式和速度做下去。他們宣稱，震撼治療已獲得一些成就，不宜改變。另一批人，尤其是工業家和經理們，則主張分階段緩緩進行。²²

俄羅斯政府已不獲人民支持，恐難避免改組的命運。這與經濟改革政策及其效果有密切關係。目前，除了最高蘇維埃和公民聯盟對蓋達爾政府不滿外，工業界的經理們亦復如此。一般人認為，蓋達爾下台只是時間問題。一些人認為，如果俄羅斯繼續執行激進的改革將導致「工業全面崩潰」和大批失業，另一些人則認為，政府的激進改革政策是「非法的」和「違反人權」的。工業家們的目標是大幅修改當前經濟政策，如果做不到，將改組內閣。也有人認為，蓋達爾是一名「傑出的經濟理論家」，但缺乏實際經驗，他所匆匆執行的「價格自由化」已為他自己的毀滅埋下了種子。²³

另一方面，葉爾欽一心想解散現在的國會（人民代表大會及其所選出的最高蘇維埃）。今年四月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中，葉爾欽受盡挫折，例如，被迫辭去兼總理職務而由蓋達爾代理，經濟改革綱領被迫作部分修改，他所主張的憲法（草案）版本未獲通過。事實上，現存的俄羅斯人民代表是一九八九年選出，任期五年。在當時選出的一〇六八名代表中，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因此，俄羅斯國會已經成為民族主義與保守勢力的大本營，對葉爾欽及其政府的施政發生很大的掣肘作用。最近，他指責說，人代會是凌駕於議會之上的人造機構，它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應予取銷。目前，葉爾欽的支持者正在進行一百萬公民的簽署運動，以便把葉氏版本的憲法（草案）交給全民表決，並就廢除現任的人民代表問題進行全民複決。²⁴同時，左派與愛國主義勢力從五月開始，也在進行簽名活動，希望獲得一百萬公民的支持以便在葉爾欽任期屆滿之前罷免他。²⁵這一運動已蔓延至俄羅斯各地，因此各地人民不斷向最高蘇維埃投函建議就此一問題進行全民投票。最高蘇維埃司法小組受命進行解說，其大意是，現行俄羅斯聯邦憲法並未規定，舉行全民投票來決定是否終止任期未滿之總統的全權。²⁶

註21 獨立報，一九九二年八月七日，頁四。

註22 *The China News*, Aug. 20, 1992, p. 7.

註23 Justin Burke, "Russian Industrialists Face Down Reformer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14, 1992, pp. 1, 4; 布爾格 (Mikhail Berger)。

註24 「對政府的最後通牒」，消息報，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二日，頁1。

註25 消息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頁1。

註26 Victor Bashkin, "The Opposition Collects Signatures for a Referendum to Oust Yeltsin", *Moscow Life*, No. 26, June 1992, p. 6.

不過，雙方的簽名運動並未就此終止。葉爾欽的權力與聲望日益下降也是事實。像戈巴契夫統治末期一樣，葉爾欽表面權力似乎不小，但是其所發布的政令往往未被執行。據報導，他的政令普遍不受重視，其效力只能及於其辦公大樓走廊的另一端。²⁷他的聲望已落在副總統魯茨科衣之後。去年八月政變之後，他的聲望如日中天，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一年以來，逐漸下降。據莫斯科今年七月下旬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最受俄羅斯人民信任的人是副總統魯茨科衣，占受詢人數的六四%，而信任葉爾欽的人數只有五四%。相反地，不信任葉爾欽的人數占三三%；不信任魯茨科衣的人數占十一%。此外，信任戈巴契夫的人只有十七%；而不信任他的則達六六%；成爲最不受信任的政治人物。²⁸

今年八月之前，俄羅斯關於另一次政變的預測甚囂塵上。甚至俄羅斯外交部長也提出這樣的警告。爲此，葉爾欽不得不親自解說。他認爲，目前俄羅斯不可能發生政變，其理由是：(一)軍隊忠於他；(二)國防、內政及安全部長們都是他的支持者；(三)反對勢力不獲民衆支持；(四)沒有有能力組織政變的政治家。不過，持相反意見的人也提出不少理由：(一)葉爾欽時常發病，易與日常工作隔離；(二)保守心態的國會可能加入反葉陣營；(三)沒有抵抗政變的政治結構，像去年的莫斯科「白宮」；(四)沒有像葉爾欽那樣的人物來領導反政變。一般認爲，葉爾欽掌權後最大的缺失就是沒有創立一個追求政治理想的政黨。²⁹著名的「黑上校」阿爾克斯尼斯(V. Alksnis)則相信，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的政變只是排演，正式政變遲早會發生。³⁰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政變已經「靜靜地」發生。這是指葉爾欽七月七日下午達「關於執行俄羅斯安全會議決議的命令」而言。³¹根據這道命令，今後安全會議的決議將以總統命令的形式發布，各部會及地方行政首長皆得遵行。本來，俄羅斯安全會議於今年三月初成立之時，只是總統的一個顧問機構，而七月的命令却使其成爲一個無上權力機構。俄羅斯輿論把「俄羅斯安全會議」比之爲蘇共統治時期的「政治局」。從此，有關國家安全的決策（其實可能是所有的決策）將由安全會議決定。

俄羅斯安全會議共有五名有投票權的成員，他們是：

——葉爾欽：俄羅斯聯邦總統及安全會議主席；強化安全會議的角色後，他顯然希望一人壟斷這一權威機構。

——斯考科夫(Yuri Skokov)：安全會議書記；主張有限制的經改。任此新職後，他不是一名單純的書記，而是一名「總書記」。

註²⁷ *The China News*, Aug. 20, 1992, p. 7.

註²⁸ 畢索夫(Leontii Bysov)，「民意調查」，獨立報，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頁一。

註²⁹ Alexander Rahr, "Moscow One Year After the Attempted Coup",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1, No. 33 (1992), p. 2.

註³⁰ *The China News*, Aug. 21, 1992, p. 6.

註³¹ "A Decree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F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by the Council of Security of the RF", *Moscow News*, No. 19, 1992, p. 4.

—魯茨科衣：副總統，安全會議常任委員；負責農業發展；與軍方有密切關係；他自己的黨和公民聯盟集團。

—蓋達爾：代理總理；也是安全會議的代理委員；為市場經濟的改革者；在安全會議中，是少數派。

—費拉托夫 (Sergei Filatov)：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安全會議的常任委員；與最高蘇維埃哈斯拉托夫有密切關係，不會單獨行動。

此外，尚有若干名無投票權的委員。按前述成員的背景看，安全會議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火車頭」。另一方面，葉爾欽則有充分的權力控制安全會議的決議，因為沒有他的命令，任何決議皆不會生效。³²因此，這個機構權力強化後與當年的「政治局」非常相似。因此，葉爾欽這種作為被稱之為「無聲的政變」。這一事件可能導致不可預測的後果。

結 論

一九九二年已過去一大半，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沒有帶給人們直接的福利。惡性通貨膨脹至今沒有緩和的跡象。惡性通貨膨脹是不能單靠經濟藥丸就可以治療的。一位俄羅斯分析家說，目前俄羅斯基本上有兩件事可能發生。第一，像皮諾契 (Pinochet) 這一類型的領袖取得政權，強制進行自由市場改革。第二，另一名為人民利益而戰鬥的人物將出現，並設法恢復社會主義。任一種情況發生，示威、罷工、民主權力機構皆將受到壓抑。³³

事實上，俄羅斯人民也有意支持俄羅斯的強硬政策。今年七月二日，在一次民意測驗中，要求民衆回答這個問題：「在本世紀什麼時期內，全體俄羅斯公民生活得較好？」結果：二十%的受訪者認為，在本世紀初沙皇統治之下生活得較好；一%，在列寧時期；八%，在史達林時期；六%，在赫魯雪夫時期；二七%，在布里茲涅夫時期；二%，在戈巴契夫時期；五%，現在；三一%，難以作答。³⁴

因此，在當前政治動盪不安、經濟深陷危機的情況中，葉爾欽如果不能強化自己的權力，大力修改經改方案並強制執行，則早晚將被另一個強人取而代之。事實上，葉爾欽從不放棄任何機會加強他個人的權勢。為了保全權位，他「不惜與保守勢力妥協，並部分修改其經改政策。他能否因此保全權位，順利推行改革政策，殊難預卜。不過，在政治競技場中是無情的，昨日的英雄，今日不免被對手擊倒。戈巴契夫是一個近例。至於俄羅斯的政治民主與經濟繁榮，仍然是一個海市蜃樓，可望不可及。」

註③ Stepan Kiselyov, "Boris Yeltsins Quit Coup", *Moscow News*, No. 29, 1992, p. 4.

註④ Lyudmila Telen,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Starts too Late to Prove Successful", *Moscow News*, No. 5, 1992, p. 3.

註⑤ 白塔奈里 (Nugzar Betaneli), 「莫斯科人大多數準備支持俄羅斯強硬政權」, 消息報, 一九九二年七月六日, 頁1。